

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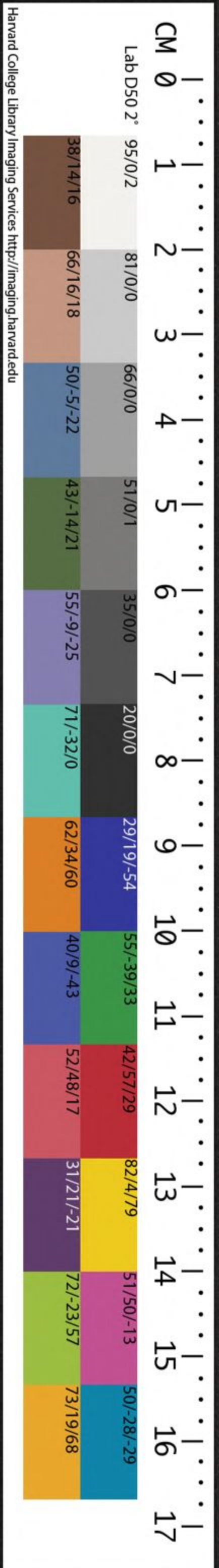
卷八十三之八十六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540

T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列傳第二十一

余史八十一

容佛大學漢租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遜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

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為樞密院主奏改
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
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
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
士皆去而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為論理之除中京副留
守為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
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
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
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夫

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
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為辭江左且不可保况齊乎肖
胄惶恐曰敬聞命矣即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
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
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未幾詔宗弼復取
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
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
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迺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撫
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卒孫進詐稱皇弟
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為相內懷覬覦欲先除熙宗

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為胙王以誣搆之熙宗自太子齊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為念裴滿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宮頗鬱鬱因縱酒徃徃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為信然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鞠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導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止及孫進引服蓋假託名稱將以惑眾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陵為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為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既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止特思行臺不坐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鮮機務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徃徃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為僧較其貴賤未可與薄尉抗禮問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為宰輔乃復效此失

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二教該通足為儀表何不師之
召法寶謂之曰汝既為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
戰懼不知所為海陵曰汝為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
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隆元年以司徒
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通古天資樂易不為表
襍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馬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
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
遼而為張氏天輔中遷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為
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秘書郎太宗將

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
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為趙州刺史官制
行以中大夫為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戶工
禮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穀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
六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
德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
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
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
祠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
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為戶部尚書拜叅知

政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叅知政事進拜尚書右丞天
德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
盧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旣而暑月工役多疾疫
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
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
燕京改燕京為中都改析津府為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
事賜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
居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
中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
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

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
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
地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內失
火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
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
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
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
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
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
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琬來視工役凡一殿

之成費累鉅萬琬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尚書令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為千戶謀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于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加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國

之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稱揚德政毋失委任之意也俄拜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為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復用卿為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宗謂浩曰卿為尚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烈志寧等其後皆為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衍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入朝母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為請三

年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
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
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
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
朝一日詔左宣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
五十端絹五百匹謚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泰
和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
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
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

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為降朕以刑部闕
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
當有陞擢爾又太師以戶部尚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
躡遷金紫卿所目見也當既厥心無忝乃又明年授太子
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
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
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擢刑部侍郎
以憂解起復為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
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
譽良吏奉法不為表襮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為臺官

可革其弊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
俄轉吏部為御史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稅戶米
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
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
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
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
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
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
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
為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

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尚書左丞時人榮之後因朝奏曰
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
年與群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
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正然常思始終如
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
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為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
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視事日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宮
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尚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
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

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未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治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進封莘先是右丞相襄言

熙宗聖節蓋七月七日為係景祖忌辰更用五月受外國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闕有礙行李乞移他月為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昔宋主構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禮不聞有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構好日又遠以暑雨為辭示以不實萬一雨水踰常愆期到闕猶愈更用別日參知政事劉瑋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道修起居注完顏烏著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既而竟用襄議時帝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答曰

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酌得中斯為當矣一日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釐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為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為便詔從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計開勅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謚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

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為說故言不忤而似中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為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張玄素字子真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素初以廢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幹魯軍至乃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猛安天會間歷西上閣門使客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察廉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以玄素為魏王府

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遷東京路都轉運使改興平
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同
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世宗
即位玄素未見于東京玄素在東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嘗
取在官黃糧及撫其數事至是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
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戶部尚書出鎮定
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平玄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
片紙署字其上治瘡疾輒愈人皆異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徵彰信軍節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
以父蔭補官正隆二年中進士第調潘州樂郊縣主簿玄

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玄徵女爲次
室是爲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與
叔玄素俱徙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巒閣召左
司郎中高衍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
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衍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
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黃緣爲姦多亡失汝弼與宮
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爲籍作四
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
進階以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
部郎中累遷吏部尚書拜叅知政事詔徙女直猛安謀克

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瘠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
為已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執詔拘
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請條約立限令
百姓自陳過限許人首告實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
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
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
與夏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
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
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聞尚書省除授
小官多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

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進拜尚書右丞
於是戶部糶官倉粟汝弼請使暖湯院得糶之上讓曰汝
欲積陰德邪何區區如此左丞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為
樞密使是日汝弼亦懷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
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
以為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
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
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
此類也久之坐擅增諸皇孫食料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
幹特刺參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上曰准法當解職但示

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居執政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為廣寧尹賜通犀帶汝弼為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為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為則微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婉辭以引過終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黷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竒好士論薄之二十七年薨汝弼既與永中甥舅陰相為黨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術者推算永中有司鞫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耶律安禮本名納合系出遙輦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遼季

間關避難未嘗一日怠溫清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使主帥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嘆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累遷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天德間罷行臺尚書省入為工部侍郎累遷本部尚書明年冬為宋國歲元使被詔治鞫韓王亨獄于廣寧亨無反狀安禮還奏海陵怒疑安禮梁王宗弼故吏乃責安禮曰字迭有三罪其論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死既引伏其謂不足進馬及密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等來奏欲測我喜怒以為輕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李老

僧同鞠之老僧由是殺亨于獄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絕滅事迹親戚得以不坐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改吏部尚書護大房山諸陵工作拜樞密副使封譚國公遷尚書右丞進封邠國公轉左丞議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諫伐江南忤海陵意罷為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長於吏事廉謹自將從帥府再伐宋實貨人口一無所取貴為執政奴婢止數人皆有契券時議賢之薨年五十六

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置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尚書省令史累官殿中

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為相薦為右司員外郎編定新制海陵篡立以為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秘書監修起居注授世襲猛安為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猛安於中都山東等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廐馬奉遷山陵還為都點檢賜今名拜參知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難得復有如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婁室海陵以婁室為右司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曰吾試用婁室果如卿言惟賢知賢信矣婁室後賜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相號賢相焉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特進

譚國公謚忠辯賻銀二千兩綵百端絹千匹錢千萬以長子參謀合為定遠大將軍襲猛安次子合谷為忠武校尉及歸葬再賜錢百萬仍給道路費椿年有宰相才好推輓士類然頗營產業為子孫慮官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溫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椿年云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

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

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綦戩宰壻也海陵疑奏疏
戩為之辭曰實不知也海陵猶杖戩召禁中諸司局官至
咸德門諭以殺宰事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
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
酒監公史擢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樑
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一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
故贈資政大夫祈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
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
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
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

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為無人皆畏罪澳忍曾不敢申一
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
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
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
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贊曰異哉海陵之為君也舜智御下而不卹焉君子仕於
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恥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
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為無役不從為相最久用
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
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

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
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
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徇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
也夫

亦

之人嘗

以強之士

皆對罪典感曾不

列傳第二十二

金史八十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杲本名撒离喝 釋益温敦思忠子乙

温敦兀帶 奔睹 高楨

白彦敬 張景仁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
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為泰州
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离喝嘗為世祖養子獨得不遷
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凡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
嘉靖八年刊 金史八十四

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閻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
走撒离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离
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帥秦王撒离喝擊
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
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二堡遂取
保川城明年同奔覲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
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
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
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
喝而戒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撒离喝總

之居無何請收劔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
沙會灤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風關遂取真
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葛
祝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
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离喝自河中出陝西旣
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
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
來會軍撒离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
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拔离速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
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賜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

馬二命射于園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
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离喝爲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
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
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
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离喝亦悔
其言旣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念撒离喝
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
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
撒离喝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
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撻不野詭曰太師

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內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
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
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
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
野獨有附奏撒离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
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
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誣撒离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
義尚書謀里野等遙設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
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
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

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白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以廝魯渾殺撒离喝干沐族

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右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村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幹者孫耶魯候撒离喝干沐廝魯渾執之耶魯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覩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遙設為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云然遙設在博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离喝官爵三

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釋益温敦思忠本名乙刺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林谷贊謀往來專對其間號開刺開刺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賽刺至遼遼人殺之遼主自將至駝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哀往書曰若不從此胡突哀但使人送至界外或如賽刺殺之惟所欲者天

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會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抄潤巴胡十谷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謀與習泥烈僧行贊謀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吉意欲見遼王自陳闔者止之贊謀不顧直入闔者相與搏搦折其信牌遼人懼遽遣贊謀歸太祖再遣贊謀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宗翰軍封劉豫為齊帝思忠為傳宣使俄授謀克從宗弼克和尚原還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

元帥府在陝西有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為奴起遣工匠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為行臺尚書左丞是時贊謨為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為尚書右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郕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大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習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為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踈謬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

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為尚書令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宮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思忠次室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頗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為期海陵曰何久也暮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

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能
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
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
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
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
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
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既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仗于中
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為兵思
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
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斡窩果反期年乃克之當是時海

陵伐宋祁宰諫而元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踈孔彥舟畫
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
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
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谷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
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
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
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五十
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謙本名乙迭索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
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敝如此其糾正之初

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快快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為之稱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宮為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父思忠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赫答鈔兀追捕逃軍至猛安中謙畏其擾乃贖民財買銀賂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謙坐奪猛安遇赦求叙上曰乙迭無自與賊使復其所

釋益溫敦兀帶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為詩選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為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尚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為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為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故是時初定窩斡人心未安兀帶為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兀帶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

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
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遣醫治療
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
匹勅有司致祭又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元帶刑部
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郎敵幹郎中骨赧皆為
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兀
帶輩者乎卿等為朕舉之其凡思如此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斜幹之子幼時侍太祖太
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
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

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待年十七太祖伐遼謂
之曰汝可探甲從軍矣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
策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
在鴛鴦灤遣耨盪溫敦思忠請於國論勃極烈采願以所
部軍追之果不能決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
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闍母遣昂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
伐宋承制以為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
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為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
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諭之以事遂得入
宗望至汴令闍母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

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昂所領止八謀克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為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略熙秦遣昂與撒离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寧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鈴轄率其所部木

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鈴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沈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

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汭流而下者定也沂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寧救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移甲閔幹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

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謀克昂受親管謀克餘三謀克諫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尚書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瀋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累進封莒衛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為三十二總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為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懼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既而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即位遼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
與其壻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
宋人躡兵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
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
略邊事未幾奉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為勅葬使
事畢還山東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為輟朝
親臨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昂在海陵時縱
飲沉醉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
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第未數行輒卧不
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

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又矣今遇遭明
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
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屬
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為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
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為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
立爾何至為子孫奴耶君子以為達

贊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
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离喝既
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臭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
荅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

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
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替謨又納其室而致其貲此何
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
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
戰逼側趨趨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
嘗業進士幹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偽送款以緩
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幹魯乃
進攻既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猛安天會六
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

清肅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
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
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楨為同
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為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
軍民皆南徙謀克別木者因之嘯聚為盜海陵患之即以
楨為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內
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嚴肅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
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于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
懾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
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楨又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

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
馬諷為中丞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
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為眾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
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
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
致奠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
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敬本名遙設部羅火部族人初名彥恭避睿宗諱改
為祖屋僕根父阿斯仕遼為率府率彥敬善騎射起家為
吏補元帥府令史伐宋為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選為尚

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牌行數千
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遣彥敬
分俸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還為本部侍郎遷大理
卿出為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誣開府楨思與
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鞫得其實海陵嘉之遷簽書樞密
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
馬使彥敬主會寧蒲與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
征萬戶遷樞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
無功坐誅以彥敬為北面行營都統與副統紇石烈志寧
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

奔東京欲推戴世宗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蒲
速查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世宗已即位使石抹
移迭移刺曷補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移迭跪
移迭不屈皆殺之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彥敬使偏將
率兵拒於建州之境而獨吉義先歸世宗蒲速查稱疾不
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購以官賞彥敬志寧
恐為人圖已遂降以為曷速館節度使不數月召為御史
大夫窩斡僭帝號諸軍馬瘦弱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
市馬得六千餘匹窩斡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以新馬三
千備追襲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窩斡平召還為兵部尚
書出為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
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程永
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為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永
固傳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
朝廷已改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
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為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
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
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為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為
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

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
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
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邪詔有司就諭
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為禮
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又之
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款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
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
謂也明日上召景仁書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
有不可行者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
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大常卿學士

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
為御史大夫仍兼承旨日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
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為稱矣不能如古之
人衆人不獨誚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言
當以酒為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臺
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
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為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
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仁頓首謝未
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
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

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列傳第二十二終

列傳第二十三

金史八十五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世宗諸子

水中

永蹈

永功

子壽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執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生
鄯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
潞王允德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
升執輦斜魯皆早卒

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別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
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
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
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警寧宮
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
出警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
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
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
曰宗正之職自親及踈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
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為計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
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
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
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
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太平山好
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永中赴
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
年復為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
曰璋阿思懣曰玘阿离合懣曰瑑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
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
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

絹二千匹再賜永中修公解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
榮祿大夫阿离合懣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
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
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
疾不能至上怒頗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
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禪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
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
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
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
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

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
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
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
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託
爲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
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幹自大定間畫
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覲非望明昌
五年高陀幹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鐫
玉傳斜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
詔同簽大時親府事寧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未得第

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暉兵部侍郎烏古論慶喬覆之上謂宰臣曰鍋王祗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官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离合邁等皆棄市勅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于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

復永中王爵賜諡曰厲勅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為盜亡入衛真界訖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女以此日之劉全欲為亂因假託以惑眾誘王氏女為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溫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偽號召之寧至推為國師議偕立事覺全溫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安孫于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天子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

信以為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構逆黨
兵仗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百
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大
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永蹈本名銀朮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
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
年為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
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
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頗
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也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

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
王比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讖記天象崔溫曰丑年有
兵災屬免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
紫微白虹貫月皆注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
說乃陰結內侍鄭兩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為謀主郭諫馬
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
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
都尉蒲刺覩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
婚使者不敢復言不執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
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

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庵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刺覩崔溫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叙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諡曰刺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為永蹈後奉其祭祀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

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為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憇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已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

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
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
獄上永功疑之白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
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
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
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內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
以河間尹閱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
功到北京為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
勅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
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

齊永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
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
儀同三司明年判太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訴事
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刺胡刺求永功手書與胡刺為地胡
刺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胡刺此雖細微
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
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
功解職未幾復判太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
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
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仍

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
裔夫覺察答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
雖細事法令不得如此今已釋矣後母復然濟南先帝
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
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
元年進封郢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
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
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
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
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

曰忠簡子福孫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
壽孫名壽粘沒曷名琳是年瑤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
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為興陵宗妃養子常居
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奉慰

壽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
有俊才喜為詩工真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
明昌初加銀青榮祿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
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壽奉朝請四十年日
以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
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

問李汾主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
璿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
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
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
初璿已卧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
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
是時曹玉出質璿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璿
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
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
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漑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

藉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
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平生詩
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第
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璿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
畫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潞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
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祕書監二十九
年進判祕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
必刺猛安三年進封幽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
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

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
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幹論
賜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
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潘王以太
學博士王彥潛爲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幽十
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祕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
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士雷哥蠻猛
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
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

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爲御史大夫章宗即位起
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益買必刺
猛安明年進封充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
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
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
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
典藩服歲月荐更蕞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
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
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
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

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
退閑之小誠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
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
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
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
翰臨文章草直寫所懷真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沁南軍
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
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啓金
滕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

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疋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
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
外服來輸駿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
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俄召還以
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計聞上為之
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
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
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
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

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刺猛安章宗即位加恩
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
之改封宛王衛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
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
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
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
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世宗即位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金史八十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李石子獻可完顏福壽獨吉義

烏延蒲里黑烏延蒲轄奴烏延查刺

李師雄尼庵古鈔元李木魯定方

夾谷胡刺蒲察幹論夾谷查刺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為宰相高

祖仙壽嘗脫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

千頃他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雖訛只桂州觀察使高

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天會二年授世襲謀克為行軍猛安睿宗為右副元帥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臺省於汴石為汴京都巡檢使歷大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營建燕京宮室石護役皇城端門海陵遷都燕京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謂世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頗歎前日之言秩滿託疾還鄉里世宗留守東京禦契丹括里石留東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石存福伺察世宗動靜知軍李蒲速越知存福謀以告世

宗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然後舉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為戶部尚書無何拜叅知政事阿瑣殺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群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蜂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起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惟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宮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是為元妃李氏三年戶部尚書梁錫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偽相雜請一切停罷石置筆去舊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之上聞其事以問梁球梁球對不以實上命尚書左丞程

永固鞫之梁球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為御史大夫
久之封道國公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
守衛中都宮闕詔曰京師巡禦不可不嚴近都猛安內選
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麥芻粟謂宰臣曰府軍錢幣非徒
聚貨也若軍士貧弱百姓困之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
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
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
賜第一區安化軍節度使徙單于溫平章政事合喜之姪
也賊濫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
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為天下姦汚米

盡誅耳聞者悚然一日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
等惟劾有罪而未嘗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
聞石司憲既久年寢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
新條改斷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御香閣召
中丞移刺道謂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
不當豈涉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
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
善士亦不負此職也九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詔曰太后兄
弟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
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

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所見雖當則遽不從乎豈可以與已相違而蓄怒哉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於京府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石奏曰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時省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運副使中乏人大定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

任五品職事多闕何也石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稱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輟朝臨弔哭之勅賜錢萬貫官給葬事少府監張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謚襄簡石以勲戚久處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劾奏徒單子温退答宰臣之問氣岸宜有不能堪者時論得失半之亦豈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自懿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及中年以冒粟見斥衆譏貪鄙如出二人史又稱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

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為長者言如是又與他日氣岸
迥殊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根本
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
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
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極問自是軍民之
爭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又不
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
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上從
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敬言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
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
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
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斬已平矣不可疲
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世宗在位
幾三十年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
單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
廟廷子獻可達可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
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
為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即
位以元舅贈特進正封道國公子道安擢符寶郎

完顏福壽曷速館人也父合住國初來歸授猛安天眷二年福壽襲父合住職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海陵省併猛安謀克遂停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壽領婁室臺谷藹二猛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既受甲福壽乃誘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家奴等亦各率衆萬餘俱歸東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徒單思忠府吏張謀魯尾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見福壽等問曰將軍何為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為主以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為書以授思忠於是督諸

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即諭軍士擐甲入衛宮城殺高存福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婆娑速路兵馬都總管完顏謀衍勸進世宗即位以福壽為元帥右監軍賜以銀幣御馬初謀衍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建軍居右忠建曰何以我軍為右軍謀衍曰樹置在我爾曷敢言福壽曰始建大事左心軍高下何足爭也遂讓忠建為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以完顏謀衍討白彥敬紇石烈志寧于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秉元帥左都監吾扎忽等與窩斡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萬計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復

其世襲猛安尋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獨吉義本名鶻魯補曷速館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米吉山

祖回海父祕刺收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祕刺領戶三百遂

為謀克祕刺長子照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祕刺死忽史

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

照屋人咸義之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為管勾

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擢右監門衛大將軍除寧化州刺

史察廉遷迭刺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卓魯部族節

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為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

統軍司徒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日與官屬擊毬游宴統軍

司使人責之義曰太師梁王南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

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權場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既

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沿邊唐州等處諸軍猛安皆隸

于義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節度使為彰化軍改利涉軍

節度使是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

衆心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

之世宗即位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

嘉其不欺以為參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

若反旆北指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

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

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甚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高幹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高幹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為便上嘉納之次榛于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為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丁和尚大定初除應奉翰林文字佩金牌陀滿訛里也子撒局輦克護衛司史王得兒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乃止和尚為奉使擅廢置州縣官輒行殺戮詔尚

書省鞫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加壽為斜魯峇阿世龍謀克義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尚省侈食不兼味云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為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帝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窩黑速頰路哲特猛安八改屬合懶路祖思列預平烏春窩謀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贈銀青光祿大夫父國也襲猛安蒲窩黑從太祖伐遼勇聞軍中

天眷三年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節度使遷
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為順義軍節度
使徒單合喜定秦隴蒲离黑統完顏習尼列顏蓋門都兵
救德順州改延安平涼尹致仕封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延蒲轄奴速頰路星顯河人也後改隸曷懶路父忽撒
渾天輔初追授猛安親管謀克蒲轄奴身長有力多智略
襲其父猛安謀克階寧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陳州防禦
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再任海陵南征
改歸德尹為神策軍都總管當心濟州北至山東盜已據
其城蒲轄奴領十餘騎往覘之為心為其衆所圍乃與軍士

皆下馬立而射之殺百餘人賊衆敗走迤邐龍之至暮而
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
惠為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為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徒單合
喜奏宋軍十萬餘據險阻剽掠郡邑請益師詔益兵七千
與舊兵合為二萬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
軍以往卒于軍年六十一子查刺

烏延查刺銀青光祿大夫蒲轄奴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
敵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括
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查刺道出咸平遂率本部還
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查刺平

巨木壓之殺賊其衆括里乃解去查刺左右手持兩火鐵
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為鐵簡萬戶追及括里于韓州東八
里許賊方就平野為陣查刺身率銳士以鐵簡左右揮擊
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
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帖然世宗即位查刺謁見充護
衛為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窩斡斡斡于花道大軍未
集查刺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蒲
察世傑七謀克戰不利世傑走查刺軍賊合圍攻之查刺
圍拒而戰宗亨軍來援賊乃引去西過裊嶺追及於陷泉
賊先犯右翼查刺迎擊之賊退走窩斡募人刺之偽護衛

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查刺查刺回顧以簡皆
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窩
斡平以為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
本官起復襲其父猛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
節度使徙鎮邠州為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
飲羽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為右副點檢出
為興中尹改婆速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
路者望見而跪之二十五年為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查刺
貞懿寡言平居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雖重
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鳳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為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廢為汴京，馬軍都虞候。歷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為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為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師雄以事就遠。臨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宋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汴卒。

尼庵，古鈔兀曷速館人，初為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略盡。是時鈔兀往宿州，分蒲魯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田胡陵夜襲亭董布輝營，士卒盡沒。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為蕃部禿里，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之官河間，尹大臭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

兩重絲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宣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統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具裝廐馬四疋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鈔兀迎謁遷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討窩斡鈔兀行至宓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追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滔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為東京留守奉詔

至招討司鈔兀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臭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為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走京師鈔兀為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為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服謀克

李朮魯定方本名阿海內吉河人也材勇絕倫海陵素聞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克護衛數月轉十人長遷宿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為殿前右衛將軍又三月擢殿前右

副點檢世襲猛安改左副點檢出為河南尹改彰德軍節
度使海陵南伐定方為神勇軍都總管大定二年宋人陷
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
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鴟路
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汝州屬縣曰我率許
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
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既而定方引兵趨鴟路宋人聞
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
百追至布袴義擊敗之遂復汝州授鳳翔尹宋人阻邊以
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
唐州宋李世輔陷宿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
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渴甚因出陣
下馬取水為人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閔之詔有司致祭
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夾古胡刺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帥撻懶帳下
有戰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謀克正隆末山東盜起胡刺
為行軍猛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山東路
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謀克胡刺將之與驍騎軍皆
隸點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十往揚州敗
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僕散忠義伐宋胡刺領萬戶由

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歿于陣贈鎮國上將軍

蒲察幹論上京益速河人徙臨潢祖忽土華父馬孫俱贈

金紫光祿大夫幹論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充護

衛遷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為右副都點檢天德初

授世襲臨潢府路曷呂斜魯猛安改東平尹賜錢千萬累

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為右領軍都監大定二年仍

為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宋以萬人據壽安縣嵩州

刺史石抹突刺押軍萬戶徒單賽補以騎兵三百巡邏遇

于縣東請師於幹論幹論使猛安完顏鶻沙虎率七百人

助之宋兵多突刺使士卒下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當走

入縣城突刺進逼之宋人棄城去追及于鐵索口復大敗

之遂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卒官

夾古查刺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刺速國初授世襲曷

懶兀主猛安曷懶路總管父謝奴官至工部尚書查刺狀

貌魁偉善女直契丹書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二年授

武義將軍未幾擢符寶郎元再考出為灤州刺史改知平

定軍事海陵南征為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大定二年授

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時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

宋將吳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遣查刺

與諸將議破敵策璋等議曰我兵雖屢勝而敵兵不退者

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合喜領兵四萬至遂下德順州入為殿前右衛將軍襲父猛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焉九年出為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獄公平道不拾遺遷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討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綏當使治聲達於朕聽大定十二年卒查刺性忠實內明敏每論大事超越倫輩太師昉嘗曰查刺不學而知方之古人如此才鮮矣

贊曰陷泉之捷震雷燁燁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擗摑淮澗鈎鉅成矣故列叙諸將之功焉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manuscript area.

